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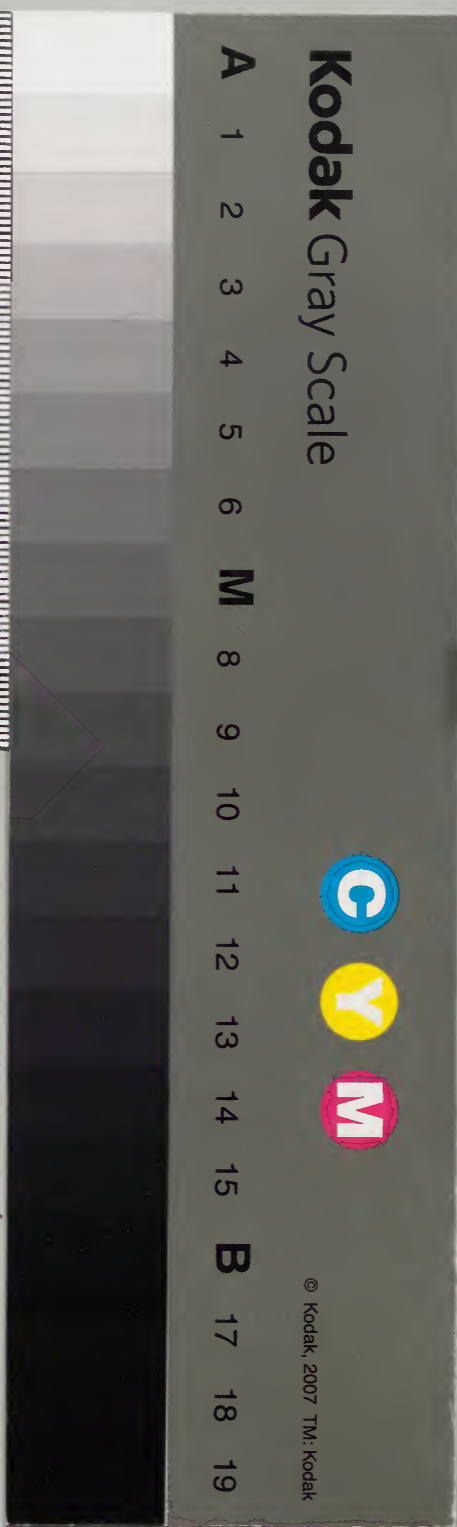
羣書日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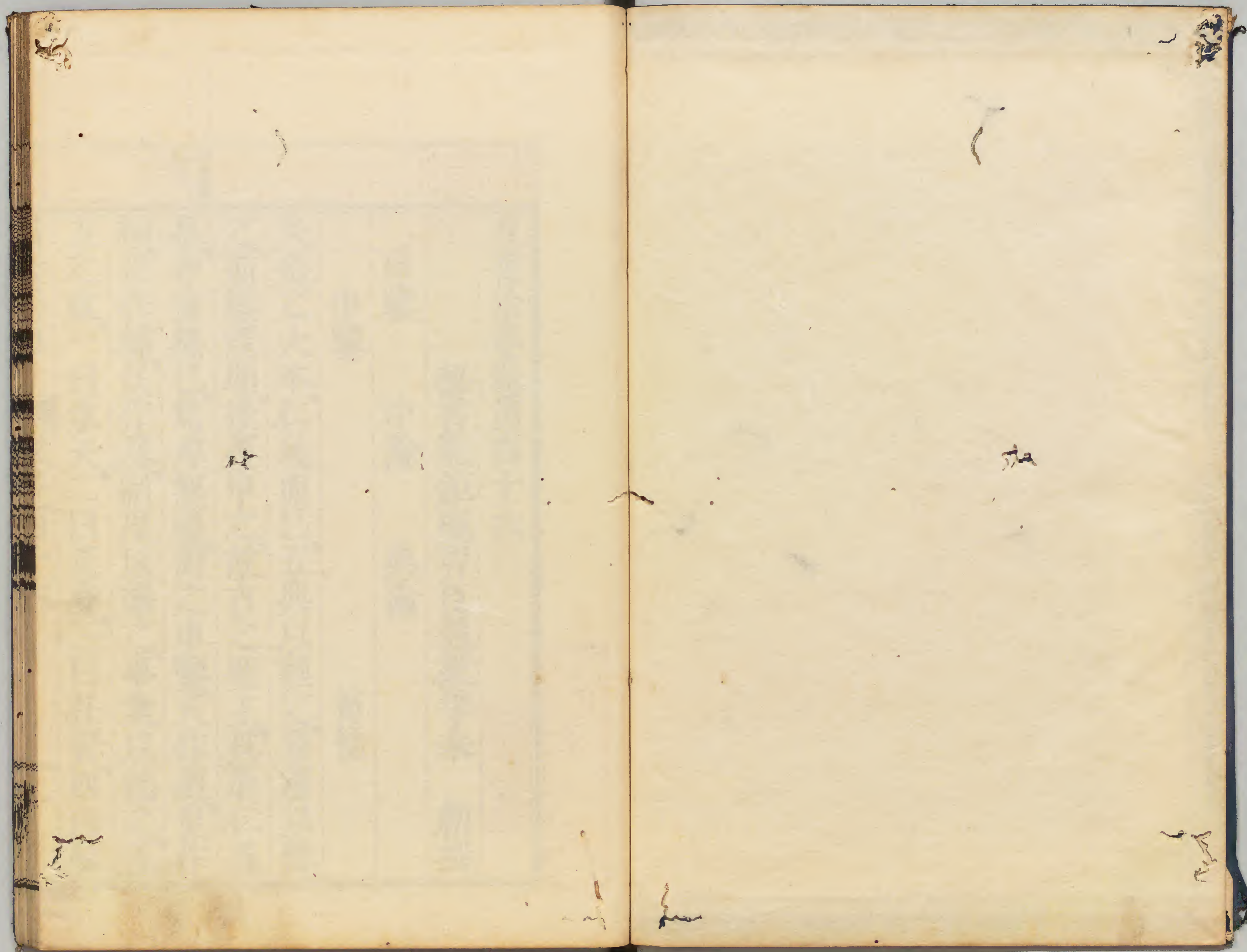
四十六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五	七	三	一
冊	冊	冊	冊
四	七	六	四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五	七	三	一
冊	冊	冊	冊
四	七	六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3	
冊數	47(43)		
函號	297	25	





淺草文庫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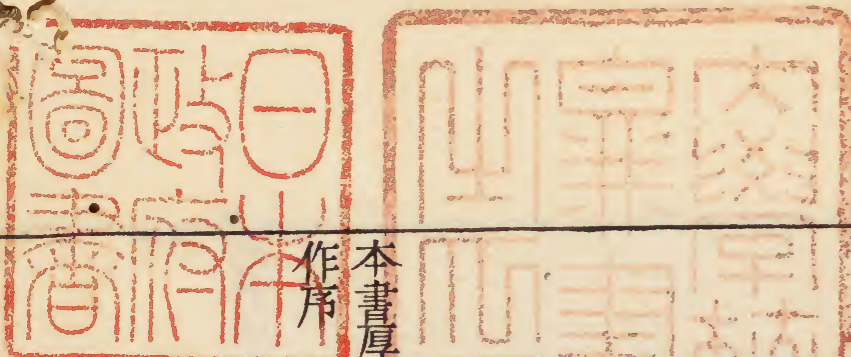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

本書厚
作序



羣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恒任
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
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
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
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
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
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
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
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
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
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安加以周
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
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
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
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淫巧以蕩

放作效

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

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憂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憂作交

求作進

短作失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

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謙，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

咨度作
讒嫉
謙作讓

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察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疑作蒙

督作替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

哀作褒

勸功四曰哀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真上恐
脫則字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二、一曰心順、二曰職順、
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
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
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
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
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
心、民憂傷國、

舊無乎
字補之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

精舊作
情改之

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
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
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飭、退利進之路、則民俗
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
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
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
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
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

廟下有朝字

二事字
共作動

副作嗣

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君子有二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

商德作夏商
羣作民

義作公

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不任所愛之謂公唯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闕清諍嬖孽

主作政

春書治要 卷之四十一 七
不作、茲謂主平。夫膏肓近心而處、宛針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乎？曰：

人非下愚、則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

人作大

導下有非字
先作引

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人臣有二罪。一曰導。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

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眾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眾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繇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眾之寇。凌疆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

已矣作
不近也
三字

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
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
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
則多端而動眾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
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
德無慝其上也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
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慌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

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
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
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
隙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
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
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
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
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
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

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已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叡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

追作近下同

位作德受作愛

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

善作喜

撫其心
作謂子
張

及作反

永作不
免二字
猶下有
虛字

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
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
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
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為而夕求其
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
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
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
永為人役也、

人之為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

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
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
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
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
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
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
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
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
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知作攻

未有舊
作未良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
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
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
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
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為己之
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
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
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
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

改之

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眦心亦
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
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裡而見邦國之表聽
不過闕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
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
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
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
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
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

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彼作此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

智作致

無夫人也三字

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加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

慎作植

所作取

乎疑字誤

舍旃君子不友不知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廩則水縱友邪則已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弊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

書言治要 卷之四十六 十五

澆作潰

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者殺之為其疑衆惑民而澆亂至道也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

充作竟

示作視

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為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

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數作圖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

般作折

勤作動
思作志

皆以作
以人皆

三字

已與以
同下足
作是

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人之思且先王之未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已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已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効非大明君子

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炫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

忠直下
舊有者
字刪之

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

不其然耶

帝者昧且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叡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叡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鱒、蘧伯玉、而獻

無弑字

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
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
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虢有官之奇舟之僑而二
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
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
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
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
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
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內實奸邪外慕古

君子則
舊作君
子情改
之

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
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
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
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
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
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
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鉄也小人
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
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

雖曰日雖作

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讎豈為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

類作僻

其親作親戚

無乎字

怨喪作死等

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填麓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苟麤穢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側殺戮不辜宮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多財力匱竭怨喪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外內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蝸蝓臺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絰歌樂如號哭酒醴如滌滌肴饌如糞土眾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

縛作搏
賴下有焉字

我也如是其旨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
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
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
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
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
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
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
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

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
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
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
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
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
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
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
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
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

不勸不
懼上共
有民字

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禮記所
以二字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為至痛

在下立
文下

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弃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為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忤度嗣君之必

照疑監

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

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蓼莪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為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潛當作
僭

昔之聖王制為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潛上之愆，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

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勞筋力目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賈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

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

猶疑獨

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傳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覆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遠乎

典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誡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並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於羽父苗豈能無及此乎夫

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泥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紕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

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梟譚，禽配馘圖。二子旣滅，臣無餘。紹遇囚，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

稱其類已久之為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
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
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為之先
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
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
出為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
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
忿怒之色日發謂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為嗣矣
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

魏志注
所引典
論歡下
有心字
忌恐當
作忘

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
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
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
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以增其
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
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
加此琦豈忌晨鳧北犬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
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

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偽辭奔喪內
 有討琮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劄請罪
 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
 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
 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
 悲夫匡璋配圖琮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
 前無不烹菹夷滅為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
 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於
 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厓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

試恐當
 作詆

事挾宜愠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激怒應
 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
 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
 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
 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
 理冤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
 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
 室其言既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
 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艷女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為誠于後作內誠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間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鈞

間疑閣

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偽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為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廟梁言自殺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墨面以毀

嬪疑媚

其形追妬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爲一至是哉
其少子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母蔑死
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
以尚爲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
塗地社稷爲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
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陛除
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